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五

官吏門

臺諫 附 給舍

名流舉業

經意條端職要權重任專○莅職霜臺執憲鶩列官人百吏側目斂衽則御史之職爲甚要擊搏豪強摧折權貴直情而行無所回避則御史之權爲甚重雍容禁殿察邇天光諫而必行言而不聽則御史之任爲甚尊職之要權之重任之尊則鐵石肝膽鷹鸇操行其剛如此者然後可以爲之誠貫神明忠昭日月其公如此者然後可以爲之志懍秋霜行勵圭壁其清如此者然後可以爲之凡爲御史者具是三德則有

罪必舉豈牽於依違無罪必釋豈憾於平素其文必直則不至於好事而緣飾其事必信則不至於傳聞而失實不以三尺之具而繩天下則急於細微而繩其所可緩者無有也不以一眚之微而揜大德則摘於細微而遺其所既著者無有也六患既除則言必可行舉無不當遏惡揚善懲一誡百使天下四方聞其風采而悅服之其立風憲正紀綱豈云小補哉名立則累之招○嘗觀蔡襄四賢之詩固足以見景祐諫官之盛君子則謂適足為景祐之諫官累石介聖德之詩亦足以見慶曆諫官之盛而君子則謂適足為慶曆之諫官累嗟夫一誠忠赤百奏炳丹諫者非所以沽名衆口雌黃僉言暴白識者不喜其近名名之出累之招也夫以瀟之妙墨精筆

播之大篇長章本以是而美君子也豈以是而累君子哉大抵邪正不並存也已欲為正人孰樂於為邪是非不兩立也已欲為是人孰甘於為非是非邪正之道固不可以不分而是非邪正之名正不貴於角立是以小人之嫉君子未必盡小人之過或者君子有以激之也

經世偉議歷代御史之職○御史之設始於周官掌贊書而受法令焉漢因之令司糾察之任而不如儀者御史得執法以按之故潔白廉正貢禹之為御史也埋車輪於都亭張綱之為御史也以繡衣而討奸猾暴勝之之為御史也其他如避驄馬者有人震山嶽者有人彈擊無所避者有人簪筆以奏不法豈非魏辛毗之事乎當朝正色百僚敬憚豈非隋柳彧

之事乎為朝廷紀綱為天子耳目驗之於唐無可攷也若其建置惟唐尤詳大夫中丞則掌以刑法糾百官之罪其屬有臺院以侍御史隸之有殿院以殿中侍御史隸之有察院以監察御史隸之唐初高宗復憲臺武后臨斷謂之肅政光宅元年分左右臺以知百司以察風俗又以四十八條察州縣神龍景雲雖廢其職而延和復置至德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之職會昌升大夫中丞品東都留臺有中丞四職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等主留臺而御史之職莫備於此矣

漢唐臺諫得人○在建元朝有臣若黯號稱汲直面折廷爭多慾一言輕犯人主之怒甚矣其戇也在地節朝有臣望之

號稱儒者發奸擿伏剛毅自許不以一毫挫於人何如其正也越漢而唐嗣汲黯之遺響亦不乏人論諫百篇柄若丹青質其忠也裂麻斥佞伏閣救賢城其壯也大抵志鯁之士無世無之而蹇諤之風凜凜千載

法祖嘉猷 臺諫羣職有三〇慶曆間治平日久公論幾鬱猶籠羣諫挽而回之故一疎未去凡十八疏爭之必追其白麻而挫其鋒他如唐介極口論列乃以燈籠錦議潞公以覬望古吳奎當時謂之找動陣脚奪權之言日横之讒有自來矣權之輕重不必論也眞宗之時田錫自恐謗時賣直故取封疏而焚之仁宗之朝魏公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故取諫稿而集之此其志各有所寓諫草之焚不焚不必論也祖宗

盛時天下無事故監察一職惟以治官而不與言事之責元豐以來權臣用事新法方行臺諫非材奉行風旨之不暇故劉摯王巖叟皆欲以御史而任言事之責言事之任不任不必論也

我朝臺諫得人○我朝公道開明直氣磅礴范司諫受任能幾何時歐陽公亟以書促其言鄭正言入臺未有建明田承君亟以書責其咎宗愈之挺疏十八上而爭愈力元城之志銳矣嶺海之行雖與毋訣而不悔今之任霜臺者能是乎在臺三月言四十事而皆可行元鎮之風凜矣翰林之迁至強項而百不拜今之居烏府者有是乎

時文警段 臺諫因時舉職○霜臺烏府陳善閉邪職爲諫官

者不可不言固也然治勢膠轕宿弊未去則封還詔書抱麻而哭可也上無缺德下無缺政雖在位如草野不以為默朝廷尊嚴官職修輔則屛人而言伏蒲而奏可也憸人未斥君子未安雖引裾折檻不以為訐褻職有缺君過未改則輒焚草稿外莫能知可也聖德寬容納善無壅則雖集為奏議可以見天子從諫之美矣天下無事則自六察至殿院至侍御不與言責可也社稷安危未達于上則雖為驄馬御史鐵面御史無不可矣臺諫之事迹豈不以事勢緩急而不同乎諫臣當舉其職○古者工誦以箴百工可諫也瞽誦以詩樂師可諫也公卿比諫三公九卿皆可諫也豈必有言責而後可諫哉後世諫議大夫官以諫名也不在此位則不得以諫

拾遺補缺職以諫設也不在其位則不得以諫蓋諫諍既有官而他職復有所陳則曰侵官曰犯分語及天子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則曰誹謗朝政必有言責而後可諫也故官以諫為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可也柰何得言而不言或言而非所當言則政有斜戾未嘗入告民有疾苦未必前陳不過毛舉細故以塞已責指擿小疵以備月課瑣屑之語平凡之論雖不貽仗馬之含羞亦無復驄馬之號矣雖不至鵰鶚之狃狎亦無復皂鵰之風矣臺諫貴乎善任○用臺諫而必惟其人固有以肅朝綱任臺諫而不久其職亦有以沮士氣朝綱不肅是言責之臣可括囊也士氣苟沮是風憲之地直傳舍耳嗚呼臺諫豈群有司

比耶身居烏府望以任然首戴豸冠期以擊邪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郎廟宰相待罪其選甚不輕其責甚不小也用之不惟其人則栖楚雖佞亦可為叩頭龍墀之事任之不久其職則長孺雖戇亦無以展拾遺禁闥之忠既知之必用之既用之必久之用而不久則為臺諫者有斂身耳有卷懷耳如君德何如國事何如公論何如社稷生靈何

續語駢珠

六察之職則同　白簡霜飛忠誠懇倒

五諫之辭則異　皂囊露奏利害詳明

闊略於鯨鯢而纖悉於鰍鱔　諫垣直筆辭氣生風

姑息於虎兕而伺察於狐豚　烏角抗言忠誠貫日

殿上之虎有不怒之威　鐵冠朝簪秖具文耳
獨擊之鶻有不震之勇　白簡夕捧秖故事耳
不係長官不徇大臣借事權也
不避權豪不畏強禦䘵士氣也
抗論激切者或陽示優異而超遷
立志忠鯁者或不得盡言而引去
任以言職則事無大小皆得以抗論
許之風聞則事無虛實皆得以直陳
敢於論人主之過而不敢忤權臣之意
敢於陳宮闈之非而不敢指廟堂之失
當今獻策
謹毋顧望大臣○臺諫不知有宰相則權門之焰

方熾可彈則彈之戚里之聲方震可劾則劾之不以宰相有所關係而曲加回護直士抗言而不獲可卞則卞之姦人附勢而受寵可斥則斥之不以宰相有所牽制而功為避忌元宰雖尊一有可議則鼎鑊佛於前亦必正吾之言責而使之膽落三公雖貴一有可言則斧鉞凜於上亦必振吾之職守而使之骨驚彼雖宿德舊臣施為稍舛元勳碩輔舉措少差臺諫猶當相與箴規缺失而不敢倒公議之戈況敢承其風旨乎苟或官以諫為名不思有以舉其職仰視宰相不可輕忤則權要可彈未必不恐傷投鼠之器戚黨可劾未必不恐妨媚竈之途發正以訐關則以其咈相君而擠之陷穽群邪以按進則以其附相君而助之階梯甚至相臣有過而乃緘

口以蓋其失阿意以順其非不能為朝陽之鳳而不自耻則
公論謂何
言路之脉尚活○厥今風聞縷布露奏條陳歐余王蔡播之
歌詩誰肯為不肖之若納純仁大防出於親擢誰肯為希旨
之劉庠入臺而即言事孰不如巖叟之忠抗章而論新參孰
不如呂誨之慮奸邪在側孰不能草斥夏之疏胥倖竊寵孰
不能陳排張之書清議氷生直言霜凛吾國生氣幸有一綫
耳
勉以各盡其職○繼今以往盡告之曰官邪當糾爾之職也
毋其退避權貴而不欲言主過必箴爾之責也毋以抵忤上
心而不敢言否則胥為沉痼之風緘默之態政事之得失不

問朝廷之理亂不知則風骨銷於不立事權淡於漫弛雖有
諫臣猶無諫臣也
中[illegible]次結重臺諫在相臣○嗚呼言天下之事在臺諫重臺
諫之職在宰相故玄齡遂直則隨有入閤之奏林甫妬忌則
習成仗馬之風蓋國家之有臺諫猶人之有耳目也耳目壅
塞不足以為人臺諫緘默不足以為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滋諫可無憾矣而國論之是非變於是人才之邪正激
於是天下之安危伏於是人主抑何利耶嗚呼唐介之論文
彦博同出同入范仲淹之論呂夷簡俱退俱進此先正盛德
事也為大臣者其念玆也
不當立黨相攻○雖然明目張膽固所以見敢言之氣而分

朋植黨祗所以召盡言之禍焉職雖在於諫諍心實貴於公忠建言持論苟出於公則如推車焉同主於行如操舟焉同期於濟前輩所以論事如爭而相與如黨上前爭事而隨即無事者其心平其氣和也不然不激於去邪而激於立敵不激於爲國而激於營私不激於植君子之黨而激於擠小人之戈不激於持公論之衡而激於左異說之袒以風憲之地而爲鬬戟之場漢黨錮之獄唐清流之禍厥鑒在目也爲國者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濟類書】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考經）聖王置諫諍之官防逸豫之生也（典略）魏謨曰御史臺綱紀之地（唐會）

嚴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通簡上霜疑箋端

風起崔豸御史戴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

歷代事實御史○周成王御史贊冢宰掌書贊禮春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公事卿奏事舉劾按章卿百官表漢御史冠曰法冠一名獬豸冠　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辥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諫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　張綱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有無君之心京師震竦並觀木傑唐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

百官之罪惡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百官志

諫官（）唐魏徵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傳注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死內外以言為諱及造奉天宮李善感極言之時謂鳳鳴朝陽瑗傳李林甫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暹上書言政事斥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林甫傳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夫人臣進言豈易哉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惜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

十二今乃欲謔訶之使直士社口非社稷利也傳解

皇朝典章

御史○皇祐二年知諫院范鎭言御史臺合彙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行亦當明諭不可之故使自知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

王素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候得旨乃退上曰真御史議者目為獨擊鶻

程顥為御史神宗召對問以所為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沽直名則不能上以為得御史體言行錄

劉顗為御史言事貶謫賦以詩送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稱為鐵肝御史

諫官○夏竦除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奸邪凡十八疏爭

之奪其命代以杜衍編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四人力引石介范公曰介性好異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主上無失德朝政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哉筆錄

先正論選 嘉祐六年歐陽修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英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蔡襄上仁宗曰伏見選用王素余靖

歐陽修等增備諫官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竊思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忠誠剛氣群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惡也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諫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況名者聖人所以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　蔡崇禮奏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也爲之耳則欲廣所聞以益上之聰爲之目則欲廣所見以益上之明故御史之選唯學足以古今之要而達於治體識足以見事物之理而通於世務然後能舉職唯忠而不欺無變亂於是非正而不阿邪矯誣於功罪然後爲可任

文[illegible][illegible]三　歐陽公云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

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者非天子曰可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臺諫二　　以培養言脉說立

【策頭】作士氣以四言脉易養士氣以壽言脉難天開日明善雉後立時則四言脉於父屈若微示其作興奬拂而有餘陰消陽長諫鼓新鳴時則壽言脉於方伸者非極其涵養保護而不足甚哉臺諫者言脉之地也言脉之絕續士氣之消長係焉言脉續而士氣振則天下有治而無亂言脉絕而士氣沮則天下有亂而無治治亂之決不在乎他而惟在乎言脉絕續之間人主何可不為天下國家計而使言脉之常活哉

【策段】自古國家興亡之驗惟於臺諫之伸屈最為可見唐興之初屢賞諫臣其後中微則悉求溫潤秀美沉默弘寬之士為之而陸長源論其不足以扶顛其後又不振則東省閑闥累月兩臺惟一御史李石所以悼唐室之抵權又其後孟昭

圖侯呂恭皆以言事誅紀綱大壞唐隨以亡矣是則促言脉者秖所以自促國脉也

高宗聖度優容言無不納臺臣議論高出蒼天朝廷有動容變色之警臣子有大聲疾呼之忠誤國大臣如汪如黃勢焰薰灼此何景也而劾罪二十昌言于廷如張如王衆所指目此何時也而極言無隱一黨擊去有明白焉無回護焉敢言之氣春江怒濤矣異居言責三月而言四十事玉音皆俞守論近臣以三疏而遂乞補外諭以不宜輕去有涵容焉無摧沮焉敢言之氣豈秋霜敗葉比耶

柄用人才率以親故而敢言之氣沮於畏議及國政見爲謗訕而敢言之氣沮於媮如廸如蛇奄奄退伏鐵心石腸轉爲

繞指之柔矣論列是非得旨乃退誰為獨擊之鶚犯顏敢諫孰簡卻立誰為殿上之虎言脈不振固言職之辱也卒至於國脈不振豈不重為天下辱哉

【事始】賈山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本傳太宗正觀初導人使諫魏徵傳魏徵言事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天子亦為霽威上同本朝熙寧中蘇軾上神宗曰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何人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謂臺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
始以臺諫拆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丟
今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
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
吠之狗

給舍（附）以封駁命令立說

策頭蓋給事隸門下舍人隸中書所以救正於命令未行之始所以救正於命令已行之餘夫命令者人主之所以驅役奔走天下者也朝而九重暮而萬里播傳而不可揜迅疾而不可留誠使盡善而無可指則言而莫予違也行而莫予拂也苟或有一可議則言輕招憂行輕招辱其損可勝既耶是以

人主多爲曲折以善其命令也方其未行也則其諫諍之官數陳條奏謹防其過於未形之始治其既行也則有給舍之臣矯正封駁力回其過於已形之餘凡此皆欲善其命令而已

策段 大抵人主之命令出之也易出之而盡善也難漢宣帝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左馮翊缺上欲召嚴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異時成帝之封董賢詔三下而王嘉力封還之此皆後世繳還詞頭之漸蓋命令惟欲其善也命令未善雖十易之不爲病豈得以反汗而少之哉

唐文皇號爲知所以謹命令者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

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國家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注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駮正之其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而命令之出稱善矣祖宗選用給舍必許振職張永德之罪出於詔按而張詠則封還之遂國夫人之命出於中旨而何判則封還之呂誨默命直送其家韓維則乞正官法安燾除命直下吏部劉摯則乞追成命寔非以此權要之任不可輕徇與群賢相慕風采愈振吕公著之除侍郎當也告命不經書讀而范純仁言之范純仁之除兩制當也告命不經書讀而蘇轍亦論之至哉

平甚如范祖禹之堅於執奏韓忠彥之不肯稟議封還御史之除熙寧三舍人之所守如一是宜履行繳納不嫌反汗凡有差除莫敢斜封者亦有由也

給事 給事中○漢黃門請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通典漢舊儀給事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名夕郎亦謂夕拜通典唐張元素遷給事詔修洛陽官元素上書諫止太宗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本傳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紙後批之故史臣曰批敕有夕郎之風本傳齊澣開元初遷給事中論駁皆據準古誼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不下乃復論奏本傳並唐

改給事郎爲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
敕不便者塗竄而奏謂之塗歸[illegible]紹聖中給事中葉祖洽曰
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爲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
給事中以讀爲事其不可讀則駁之今使舍人兼權給事凡
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惟名實淆亂而給事之職遂廢詔
除特旨書讀不迴避餘令互書[illegible]元祐間梁燾曰朝廷命令
間有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公議
不以爲然諫官御史乃論之今不擧封駁之職而曰自有諫
官焉用給事乎[illegible]唐介知荆南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
還之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復知諫院如故[illegible]隆
興間給事金安節奏事上曰近日都不見繳駁但繳駁來朕

無不聽聖政

中書舍人〇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爲詔誥號令乃今中書舍人也通典唐中書舍人掌侍進奏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册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書行　唐以舍人主草制給事中主封駁至本朝則合以封駁之職歸之康定間富弼封還詞頭後遂爲常王鞏聞見錄康定間以劉沆富弼並知制誥初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氏以罪奪封至是復命之弼繳還詞頭而舍人繳詞頭自富弼始通略楊懷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文彥博曰唐給事袁高不草盧杞近來富弼亦封還詔書上意解並緇長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詔書次至大臨亦封還之

世稱爲熈寧三舍人四朝國史熈寧間詔敕正事赴執政稟議給事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自當求决於上何禀議之有乾道初中書舍人洪适進對上曰向後有合繳奏不須劄子但批敕將來取聖

其獻箕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六

官吏門

兩制 附 館閣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非才不敢濫處○李建爲翰林學士自惟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遂改尹京兆崔沂爲中書舍人自愧踈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遂移官諫員愚每致疑於此切謂儒學之士職在翰林練習帝誥發揮王猷得出入於禁闥而專以文章爲用縉紳之榮也彼二人者何其幸得處是職而遽爲之辭哉蓋學士舍人職親地密奉承清光而專用以討論潤色爲事必能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貫穿百氏洞達六

經如杜學士之筆無點竄動中事幾如陸舍人之揮翰如飛文理俱愜而盡其所謂大手筆者用能視草北門判花西掖無少愧焉然則李建崔沂辭豈無謂哉

辭令之善極難○愚嘗讀春秋左氏傳二百四十三年間雜載列國之君臣相與盟會聘問之辭者甚衆當是時獨稱鄭善辭令何哉及三復其書而熟考之然後知鄭有人焉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有事乃問諸公孫揮使裨諶適野以謀謀得則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各盡其善鄭國賴之以治焉夫鄭居春秋之際以地則不大於吳楚以民則不衆於齊魯而乃以

辭令之善使敵國不敢稱兵諸侯不加無禮苟非四子之力孰能至是哉

稽古偉績　兩漢帝制之美○自古守成之君適時泰定有不能少緩文事以爲治是以崇儒重道毋留意於代言之任播告既修風動四方煥爛述作號令溫然終能遠迹長駕登于太平使後世有稽焉知所本也三代巳後遭秦變古文風掃地漢興拾簡編於煨燼一時公卿或出於屠狗販繒介胄刀筆視文事爲不切世務然攷論六經容有金馬石渠之選紀述功德容有承明著作之庭亦知文事不可一日少去故也東漢始置尚書侍郎掌文起草孝廉之士試以牋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亡異王

通獨於漢制屢加嘆美蓋以其辭不束於程度而有溫厚典雅之風眞得王言之體耳
唐人辭令之善○爰自春秋以來歷漢魏晉隋而曁乎唐區宇一定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大振文治日興異才輩出乃有西掖代言北門視草之任馬周岑文本取譽於正觀元稹白居易齊名於元和常袞楊炎有除書德音之稱張燕蘇許有大手筆之號下山東詔令使武夫悍卒莫不流涕則陸贄爲之也賜魏博詔書使王元逵等肅然效順則李德裕爲之也慰陣傷之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而武宗賞以宮錦草德裕之制曰計皆予同言不他惑而德裕贈以玉帶則封敖爲之也以至思若涌泉文不加點五花判事禁中䫀牧皆顯顯

然為前史美談之人也顧不為詞臣之巨擘歟

法祖嘉猷國朝兩制得人○國朝未改官制之前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者為內制之職而他官帶知制誥者為外制之職若不帶知制誥而但為翰林中舍者是特寄祿官之稱官制既行則翰學中舍自為職官不復帶知制誥之銜然國家所選兩制名儒彬彬實異於唐且畢士安之與張洎均之為才士也我太宗之選翰林用士安而不用洎以士安有德行而洎特有文之士爾楊億之與梅詢均之為文人也我眞宗之選知制誥用億而不用詢以億望實素著而詢特險薄之人爾北門深嚴非可輕任寧用竇儀而不用杜曄睥嗜酒無取也西掖典司非可序遷寧用劉攽而不用曾鞏鞏蕭楪

僂傴詖也范杲獻記擢以翰學可矣然躁競求進則抑之而不入林希有文處以中書可矣然諂附無恥則斥之而不容噫祖宗之選用嚴矣哉

兩制之榮有二〇切當求翰學之榮矣册妃之命所當從也而宋祈不肯草册后之命所當奉也而楊億不肯草丁謂再相之麻均不奉詔崇勳招提之記齊不進嚢夫內制翰學之責也今啗以利祿而不從迫於權貴而不徇其操守何如哉非非乎又嘗求中舍之榮矣丁謂除參中書告以降麻舍人反以草制雖拂權勢不恤也呂弼罷樞丞相力請命詞舍人力請用麻雖拂廟堂不顧也遂國之命創例封還李定之詞相繼繳駁夫外制中舍之任也今抗大臣而不奉任衆怨而

不從其節槩何如哉非榮乎故曰錫宴賡詠不足爲蘇翰林賀而忠孝一生心之詠君子以爲賀也揮翰如飛不足爲楊制誥喜而願秉忠清節之詩君子以爲喜也

對文學殿委任不專詞藻○翰林學士深居玉堂中書舍人分列紫省實公朝之清選典司綸綍密邇冕旒非詞藻雅麗者不足居也然而詞藻固當澤至於制命之言王者所以布告天下也係民心之去就關國勢之盛衰或當危疑變故之秋以單劄片辭感人心挽天命者有之其所係爲如何耶使不能導達誠心敷宣德意徒欲求工於駢四儷六之文果何取哉若夫司馬相如爲武帝視草而帝制之美遂爲後世稱首陸宣公爲德宗草制而奉天之詔能使軍士之流涕則庶

乎其無愧矣

非才難處其職○左接寢殿北瞻銅樓晨趍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駕得御廄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珍肴潔膳取給太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至也備待顧問辨疑是非典持籤牘授遣群務一得一失動為否臧職之重也非夫恪謹而有立秉正而通理俾爾樞要簡乎宸心言不及乎溫木之名謹不遺乎轅馬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

不徒工於為文○夫官稱內相職曰從臣非徒曰工於為文而已也如止工於為文則翰林之苑不必嚴殿後之召弘文之館不必拘殿左之遊內宴不必使之陪夜宿不必使之直也昔張燕公之為學士則能佐佑王化粉澤典墨陸宣公之

在翰林則訏猷參決皆出其手其所以密邇宸居宣明聖意固有出於文章之外者矣

綺語騈珠

敬金馬之禁廬　玉堂賜篆景仰彌文
灑玉堂之宸翰　寶帶横金敬佩新渥
鑾坡西掖豈無冠世之才　視日而遲花磚之步
瑣闥東臺必有回天之筆　過夜而分蓮炬之光
職務之清要胥冇之嚴密　西掖判花周旋禁近
寵遇之殊絶恩數之便蕃　北門視草密邇清光
晨趨禁掖夕宿嚴衛儒者之至榮也　玉堂遂密代掌王言
職濱絲綸言備顧問朝廷之遴選也　鑾坡靚深寵承帝渥

有戕奏之能而後可以居蘭臺令史之職

極名儒之選而後可以登瀛州學士之榮

北門視草西掖判花膺是選者固在於文詞

黄扉批勑禁闥演綸盡是職者不專於文詞

當今獻策

詞臣在於遴選○玉堂森嚴金鑾密邇所以處其人也不爲不清青瑣回翔紫誥兼綰所以選其人也不容不選夫翰苑之職王言之所代焉絲綸之所出焉治道賴之而粉飾皇猷待之而潤色也自非躬行議論無愧乎古人學業心術景行先哲則不足以金玉王度矣自非善辭温厚有得於國體誠意惻怛有關於生民則不足以黼黻河漢矣是雖文章之工體製之妙不過榮華飄風好音過耳也是雖記問

之博古對之敏不過時花美女候蟲鳴鳥也寧不為兩制之辱哉

兩制淸華之選○比年以來學校作成人材衆多而儒宗文師磊落相望詞學之英所在森列召而為之無不可者然愚謂玉堂金鑾之儲乃與時黃閣洪樞之地有唐自開元迄咸通在翰苑者一百八十九人而爲相者五十有三我朝自建隆至熙寧馳譽於翰苑者二百八人而當軸者二十有一自建炎至淳熙顯名於翰苑者七十六人而秉鈞者凡八人則兩制之淸華乃兩府之捷徑也惟勿輕其選擇其文學辭翰之優長者德行問望之隆洽者則凶掖待言北門視草必有可觀者矣

居其任當自重○兩制之選固嚴矣而兩制之所自處者將以文學為貴耶抑以職位為榮耶否則以踐履操守為重也且文章典雅有三代風文詞醇深有西漢風翰林張方平司馬光何粹也史館進碑蘇為神速西垣視草嘆曰奇材中書王祐蘇軾何奇也四字寵名御筆親書七言賦詩御筆親製御太宗賜書詔何寵也王呂父子俱掌紫誥韓曾兄弟親草黃麻王文正呂文靖韓絳曾子固何貴也毋亦因人之所重者而自重行居先而文次之則非特所以重其身亦所以重其職矣

上意收結辭翰當配三代○雖然學士舍人皆朝廷清選比年以來鴻儒碩學往往親被識擢愚謂文章有用於世尚矣學士舍人以翰墨之任得儒林極選平時盡聞天子勞心求

治之意退而栽於制書以鼓天下之動道人主討論之意後
三代誥命之文必有忠厚篤實廉節之操足備咨諏而不凝
常創潤色摛繪之才足當委寄而不怍然後執筆持簡佐佑
王化粉澤治典且與經營天下之事輔成太平之業不特為
言語侍從之臣而已也前世以翰林學士為天子私人中書
舍人為宰相判官顧不信耶故愚之所願者切有意於三代
之文治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辭翰當法古作○雖然王言貴於切事而諷勸係焉豈專以
文辭為事哉要必公心直道足以動義槩而壯雄心以社稷
生靈為已任然後下筆無愧詔以見王者之心辭以鼓天下
之動苟惟不然雖翰動敏手變生風雲端若能言之而不能

行何足尚哉昔唐人固有作戒厲風俗詔者其意在於痛詆朝列以洩巳忿草征淮西之制者其患乃在於包藏禍心沮毀成功託上言以快私讎貢萬世之罪人也今之代王言者愚願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爲法庶無負學士舍人之極選

故事源流

經史格言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禮記緇衣）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文中子問易）制誥詔册則幾乎典誥矣（揚雄）史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儒林序）

歷代事實 翰林學士○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待詔之所也（百官志）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

至乾封以後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爲之既而又選文學之士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二十八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伐征皆用白麻選用益重至號内相又以爲天子私人(百官志) 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文藝夜分而罷至元宗時置麗正殿學士名儒諸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李肇翰林志)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從幸奉天詔書日數百他學士閣筆不下而贄沛然有餘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人

人可曉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舊本傳
中書舍人○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百官志　中書有
軍國政事則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通鑑　岑
文本擢中書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
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
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徐堅子嶠父子相繼為
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聖歷中楊再思王方慶共
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再思目為鳳閣舍人樣　許景先與齊
澣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
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
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

楊傳並本

皇朝典章翰林學士○大宗重内外制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知制誥六姻相賀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太宗賜蘇易簡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上復爲眞草行三體書刻之周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爲翰林美事並長編

中書舍人○天聖三年蔡齊爲起居舍人章得象爲六部郎中兼知制誥上謂宰相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爲職業然須材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

慶曆元年富弼知制誥初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嘗正女

也嘗出入內廷後獲譴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論證長

光正論選　慶曆八年何郯言今國家設侍從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而朝廷相承唯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若猶復雍容拱默則朝廷之事何所寄焉欲乞特須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職並許上章論列

兩制二　以遴選其人立說

策頭　紫誥仍兼緡黃麻似六經此非杜工部之詩乎味此則知天下至清之選莫若於翰林古事問仲舒今事問崔琳此

非宋侍中之語乎味此則知天下至要之職無如於詞掖人
主設官所以擇才望之優長者而後畀之以代言批勅之任
盖以其所關者大也有如玉堂雍容鑾坡整暇候旦而為花
磚之步遇夜而秉蓮炬之榮參裁可否而有內相之稱援質
古今而獲頒妝之譽若此其人翰林可以無愧矣青瑣囬翔
紫渥秘密正色而抗塗歸之筆明目而披繳奏之忠沮中尉
之白麻宦者奪氣批天子之黄紙宰相動容若此其人詞掖
可以無愧矣

策限 唐楊愔任中書舍人才踈不稱一日促命制令內史持
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恕以取時號斷恕舍人唐學士
入院常視日影為候李程性懶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

士夫學士舍人儒紳之極選也在唐為西掖北門之榮今舍人謂之外制學士謂之內制對掌正言職任甚重是必各得其人而後可而乃才有所不堪職有所不舉而貽譏如楊李之輩謂之何哉

昔張嘉貞為御史深慮詞臣之非才上書神宗力言其謬以謂陳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且深致乎精擇名臣之謂公非惡夫三子也以為發揮帝猷號令四海非淺學陋辭之所能模寫也今日居是職者當如何哉是必經學之優深文詞之雄博則鑾坡西掖可無愧矣

北門西掖對掌絲綸儒者之極榮也方唐盛時茲選重矣號能稱其職者亦代不乏人若變更體製純厚明切元稹爲辭贍敏不務奇澁封敖詞旨豐美援准古誼許景先齊澣除書德音擅當時之譽楊袞常炎文冊大號膺宿老之稱張燕蘇許以至思若涌泉蘇定〻誠動悍卒陸宣公皆傑然爲前史美談國家恢崇學校作新〻材追琢其章無施不可窮經之暇務嘗留意於此乎夫帝制坦明固自有體槩以灝噩之辭質諸深厚之訓固未易媲美若唐之數子亦有足尚者矣

事料 同上套

館閣 (附) 以育養英才立說

策題 圖書之府古人謂之道家蓬萊山預是選者世指爲登

瀛弦實天子藝文之囿養才之地粤自微言絕於孔聖遺編燎於秦皇斷簡殘文紛紜流落以尚書古文猶得諸屋壁之間其餘槩可知也當是時書不藏才不養迨漢世宗之時乃喟然憫斯文之簡缺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粗習秘府而人才間有置之館閣而奬養之者於是有芸臺之閣石渠之館承明之廬金馬之門及李唐文風滋盛亦有集賢藏書之院麗正制作之庭長育英才得人益多於前世矣

策漢唐以館閣爲育才之地而毓成人才有所謂議論該博求辭肯典麗皆器識閎遠者見之信史可考不誣夫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作太元以擬周易著法言以擬論

語此楊雄得之於所養者然也應靖樂道不交世俗專積思於經晝誦書傳夜覩星宿此劉向得之於所養者然也漢之得人有如此者貌謙儒而中抗烈議論持正帝以五絕稱之拾遺補闕爲當代名臣人倫準的此虞世南得之於所養者然也論閻韓張許之文徐堅以爲篤論世以大手筆歸之羞與凡器同列張説得之於所養者然也唐之得人有如此

我國家自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鋭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鑾輿臨幸秘省嘆文館之弊不足待天下之英儁乃命有司度地升龍門右督工經營明年告成錫名崇文又即其上搆爲崇閣飛白宸翰以光其名由此群書之藏益加於漢唐之上鉅軸長鐵爛然如登群玉之府垂紳曳帶君其中者儼然爲

名臣中人以降優游養成之亦不失爲佳士有文章有學問

有才有藝不可勝數

今之居是選者非有錢穀獄訟以役其心非有簿書期會以經其目非有民事吏幹以督其課雍容黃卷之間揖古人而與之對故得究六經之淵源窮百氏之閫奧養成器業爲時聞人其進用未可量也而通者加惠魁傑之儒俾膺召試之寵無亦欲養成宏大之器業以當他日之任使耶居是選者亦當自重矣

[illegible]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藝文志　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

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
叉麒麟天禄二閣藏之于内禁典通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山　唐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著作之庭有昭文崇文之
館有麗正集賢之書有修文有弘文有司文以至蓬萊書殿
曰乾元修書院曰秘書内外省曰内庫曰三館曰秘書秘府
曰蘭臺麟臺　本朝太宗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
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别建
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内庭二月丙辰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
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
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子史集四部為史館書
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燴洋化

三年秘閣成秘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秘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與近臣就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續歐公云臣切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祖宗用人莫不蓄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惟陛下博訪召置館職養育而擢用之亦不為無益矣上英宗

其獻策收結等段俱見第一套

選舉門

人才 附 文武才 東南人才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人之才品有三○才足以用天下國家者上也才足以為天下國家用者次也小有才而無所用於時斯為下矣天地常經待我而正古今通誼待我而明合星嶽已分之氣伸中國久屈之勢一嚬一笑足以移風俗一出一處足以關盛衰此之謂用天下國家時多艱阨奮身排難君欲康濟竭力驅馳鳴劍抵掌於義所當為之時犯危蹈難於衆莫敢前之地捐軀勁節烈甚秋霜報國丹誠皎如日月此之謂為

下國家用若夫小廉曲謹挾以自多一藝寸能迭爲誇尚引天身於事物之外而自以爲高爭妍於文墨之間而自以爲工摛其華藻粲然可觀措諸事業泛然無補此之謂無所用於時其亡焉固足以壽國家之脉宅生靈之命而次焉者亦足以隨世就功救時戡難至於才品之下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又何足以俎豆於後傑間耶

才之可用有三〇有經濟天下之才有鎮服羣望之才有分理內外之才夫當基業之未復威令之未行而能以身任天下之責以身致天下之治使王業絕而復續治功廢而復振是謂經濟天下之才德望足以厭清議出處足以高前古其靖退則可以厲頑立懦其操履則可以驚遠懼邇使聲名震

干四夷德行耀於萬世是謂鎮服羣望之才若夫牧民則有愷悌之風持刑則有寬簡之美為將而身先士卒守邊而氣懾鄰敵有才皆皆得以自奮有功者皆得以自見是謂分理內外之才然而負經濟之才而不獲盡用其才抱經濟之志而不獲盡攄其志者天也人才有短有長才德有偏有全隨其實而付之以事則事功無難集之理因其實而責之以洽則內外無難集之功苟用或違其所長心或出於所私則必至於敗事必至於罔功矣

有才必用其才○天欲福人之國必生人才以重其國君欲自重其國必合人才以聚於國甚矣天意惓惓於國家未嘗不濟之以才也亦在乎人主善用之耳蓋惟秉其可用而亟

用之則人才可用惟審其有用而大用之則人才可用惟勤勤求之而不重所聞忽所見則人才可用惟以天下之寶爲天下寶之而不棄之以爲敵人之資則人才可用惟不悞於敵人之甚謀而或自喪其所有則人材可用惟委任責成倚注隆篤而不輕於更代則人材可用嗚呼天之生賢曷嘗乏絕也哉天子之氣盛於東南則韓彭英盧參錯旁午矣鬱葱之氣聚於舂陵則冦鄧景賈落落布滿矣所患爲人主者適丁天時之難而自諉於人才之難得耳不知艱難之時正可以見人材也會稽不恥無以見范蠡崤函不哭無以見孟明迺不失七十二城無以見田單不用才以處難而動曰才難愚甚爲人材惜且重爲世道歎也

春秋以來人才○春秋之時管仲晏嬰用齊舅犯叔向用晉子產用鄭季孫行父用魯挾君輔政以交於中國會盟以相一聘享以相悅其卓然以才稱於世者固不可掩而猶不敢盡廢先王之禮義誠信也惟其德不足而才有餘固不得與先王之士並稱德又下衰申韓以刻深之才顯孫吳以戰伐之才著儀秦以辨說之才奮紛紛籍籍爭以自售於世孔孟抱帝王之學蓄道德之富乃獨奔走於列國老死於行役而以迂闊擯棄於無用然用才之效至使生民之禍糜爛泯滅而無有救之者豈不甚可畏哉

秦漢之間人才○秦人既一天下以為六國之餘士游談於齊之稷下客食於四公子之門家於薛養於燕者猶在也而

不盡去是則無以弭患設重賞酷罰以致名流欲盡殺而後快而不知結執連衡之徒又溢出而聚於豐沛之子弟耳餘之厮役報韓之黨入番之盜紛裂四鶩各茍富貴卒合而亡秦高帝之興頓八紘以掩之而網羅收拾於未盡之餘猶有流落燕代從車千乘逋逃海島死士五百者二代之人才豈不從可見哉

法祖嘉猷 本朝名世之才○文富之名在天下久矣中庭拜麻小大稱慶韓范之名在天下久矣棲遲兵間人樂為用天下識師魯者曰師魯其不識者亦曰師魯非尹公之才學足以見知於人乎天下知君實者曰君實而兒童走卒亦曰君實非司馬公之德行足以取信於人乎市井細民知有劉器

之田夫野叟知有陳塋中其禮之也恭公著之朝士民相慶
子瞻之行駢首聚觀其望之也切病老之謳厥聲載路包老
之謠聞者凜然其愛而畏之者至雖然國吾國也皆禮義之
地也人吾人也皆中和之人也誰毀誰譽私情不容公是公
非蓋有至論此猶未見其盛也若乃語於蠻貊之邦則又何
如哉無宅相公諮問勤渠黑王相公聞者驚畏何感望之隆
也見潞公而卻立且拱手稱歎焉問司馬公之起居且嚴勑
邊吏焉何德譽之重也大蘇之詩書而刻之長嘯公之賦流
布傳誦則莫不知其文畏趙用者目之以爲虎怯楊昭延者
稱之以爲無敵則莫不知其武過天雄者不敢疾驅畏曹公
也入大名者必沐浴潔服敬王公也此又莫不憚其威德猶

歟休哉國有人焉不惟士君子知之憸夫鄙人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蠻夷戎狄亦知之盛德休烈其可敬畏者如此

時文警段 人才貴有實用○夫人才之在天下非曰文辭之雅麗足以誇耀美觀而已非曰議論之宏博足以駭動流俗而已非曰記問之該貫足以備其問辨應荅而已學術之純一異時之持正論厚風俗者基焉德行之全美異時之鎮國家安社稷者在焉謀謨之充溢異時之格君心定國是者寓焉人才之有益於世者爲不淺而所以使之純龐愨厚則必有任其責者矣醞籍之已深漸摩之已久猶懼其無以副國家之望不嚴於其始而寬以聽其來不責於平時而責於倉卒之頃人能不矯僞以相尚浮靡以相誇乎

人當取其所長○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盖舉世皆有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大抵湍水無縱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習俗移人鼓舞變化雖賢者墮其中而不自覺齊人多詐公孫弘儒者猶爲之楚人深於怨雖屈原之賢不能自免也人才關世重輕○天下之勢猶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挈其衡者而爲之輕重者不在夫土地之廣狹兵革之强弱特係乎眞才一去就之間爾眞才所在雖弱猶强眞才一去未戰而知其敗矣故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士在秦而六國同以爲憂劇孟歸漢而七國皆不足慮秦失其鹿楚漢

共逐之挈其存亡之命者韓信也漢失其鹿袁曹共逐之而挈其存亡之命者許攸也攸韓信之亡蕭何狼狽而追之許攸之來曹公傾蓋而迎之誠知天下之權所由係也

綺語駢珠

海嶽氣局　名彰草木　氣大而量宏

乾坤心胷　膽落遠夷　謀壯而質粹

貴之重之如護圭璧　立朝堂堂眞不清之冰雪

培之養之如植桐梓　論事凜凜如群枉之鷹鸇

人快景星鳳凰之覩　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時有泰山北斗之瞻　起徒步而仕執珪解布衣而升卿相

振翅如翹翹之楚潔白如皎皎之駒

誠一如翩翩之騅莫美如罩罩之魚

當今獻策人才有長有短○且人才有長有短為人之所不能為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其長也失夫人之所當為昧夫人之所當知者其短也才之長者用之於世則有餘才之短者施之於時則不足黃霸之長於治民不為不德矣班氏稱之於史所以紀其美也杜如晦之長於斷不為無識矣史臣褒之於傳所以著其實也孔明之長於治國亦不為無能矣陳壽志之於傳所以表其功也謂非才之長者能之乎然三子所長固足以覩其才而所短則尤有可論者夫霸非無長也而為相之初功名遂損於治郡如晦非無長也而止覩之始禮樂必愧於不對孔明亦非無長也而撥之將略應變至之

於奇謀才之短者又如此吁自三光五岳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也久矣

人才與世俱亨○藝祖創業垂統而人才萌芽於繁霜凋零之後太宗真宗繼體守文而人才條達於陽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人才假大於南薰播物之際是以國家承平享安靜和平之福于斯時也士雖不求為赫赫之名而實之所在名亦隨之狩混淪淳厚之風圭角猶未露也自是以後雖抑鬱於熙豐紛更之時而不能不暢於元祐之始雖剥爛於紹聖調停之頃不能不白於建炎之初慶元偽學之舉雖能霧滃於一時而不能不大明於嘉定之際開此泰壽此脉含今

上雖望

監六失以用人○是故唐太宗以干戈搶攘之中而能起李勣於既老穆宗文宗以宴安宮掖之餘而不能用晉公於未病善用人者何可不乘其可用而亟用之耶無相如數十輩不害為漢而差強人意不可一日無賈長沙無封德彝數百輩不害為唐而慷慨論事不可一日無馬新豐善用人者何可不審其有用而大用之邪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魏尚為當時之頗牧唐敬宗嘗饋歎蕭曹而不思裴度為當代之蕭曹善用人者何可重所聞忽所見而謂人材不足以供吾之用耶秦有王猛而為符堅之管仲魏有崔浩而為拓拔之子房善用人者何可不以天下之寶為天下寶之而反為敵國之資邪袁紹不用田別駕而快老瞞之謀齊帝既誅斛

律光而墮周人之計善用人者何可誤於敵人之慝謀而或自喪其所有耶齊所憚者樂毅代樂毅以騎刼則北秦所忌者廉頗代廉頗以趙括則敗善用人者何可不要任資成倚注隆篤而或輕於更代邪吁是皆巳然之明驗而用人者之所當鑒也

注意收結 士當以厚自待○雖然古人已矣不可作矣鍾二氣五行之秀而爲非常之才古今不乏也特視人之自處者何如耳抱膝長嘯之日高吟梁父之時經綸天下之規模已定於胷中當爲孔明忠貫日月功高而主不疑身佩天下之安危而臣道無闕當為子儀若夫江左諸公之燕安江沱吾其懷於鴆毒唐季宰相之受制北司吾其耳於汙辱苟能加

修養之功盡講求之力以其窮之養而爲達之施以其幼之學而爲壯之行要必正天地之大經伸孔明之志以安社稷爲悅繼于儀之美而後可

才必用而後見○愚願朝廷之上擬拔孤介之人勿使久於淪滯扶持端方之士勿使撓於動搖以進耆宿之彥勿使銷於沮畏則作宋長城重賴九鼎必有任其責者矣雖然抑猶未也天之生材也無窮君之用材也無盡網羅收拾何可限量計哉東山雲寂寂中有安石未起焉北山月沉沉中有彥倫未出焉社中有宰相焉蹊下有將軍焉草廬之中有龍而臥焉鹽車之下有驥而伏焉以精神鼓舞以意氣招徠車載斗量之無算也孰事而果曰才難則略試一班請自隗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 禮記文王世子 士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 唐魏元忠傳 唐太宗曰君子小人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 通鑑

歷代事實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十六相 左文十八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語 聲子謂子木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雖楚有才晉實用之 左襄公二十六年 公漢高祖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

之謀騁陸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刑法志
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
賈造新語紀本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賛
曰近觀漢相髙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漢
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抜於芻牧洪羊擢
於賈孺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
之朋也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寛篤
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
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孝宣纂脩洪業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洪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功迹見述于世　東漢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本傳論唐之名將曰英衛李靖李勣也唐三百年輔衡百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本贊李郭戰功推為天下第一李光弼贊太宗謂王珪曰卿有標鑒可為朕言房玄齡等才且自謂孰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如温彦博處繁治劇衆職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若乃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王珪傳

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才斯奮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羣撰贊

德宗下詔曰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藴其才遇其時尊主庇民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彦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李晟等保寧朕躬光復宗祏李晟傳

皇朝典章

太宗興國八年上曰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主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朕孜孜訪問正要求人庶得良才以

充任使也(長編)端拱元年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賢士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今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日思孜孜庶臻理本也(同上)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量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鎭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范文正公贊楊大年之像曰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佐佑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言行錄) 仁宗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追樞密使而杜衍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又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契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上同

胡翼之門人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在外明體適用教士子民者殆數十輩李薦書

高宗紹興五年上曰恢復之圖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何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退小人繫年錄孝宗乾道八年楊萬里論人才上曰人才要辨實偽要分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聖政

進任論選

余靖上仁宗曰朝廷若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

貧乎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陝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兹夏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温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嘆

文集雜著書林云自吏不循良而從遷固有循吏傳自世不好儒而後遷固有儒林傳時在東漢然後獨行二十四人有傳時在東晉然後忠義二十五人孝友二十人又有傳時在李唐然後卓行五人有傳時在五代然後死節三人死事十人一行五人又有傳嗚呼自數者之立傳也而後世之人材始不逮古矣古者不傳循吏以其吏之皆循良也古者不傳儒林以其世之皆好儒也以至渾渾之書灝灝之書噩噩之

晉史所載者不知其孰為獨行孰為忠義孝友孰為卓行孰為死節死事惟其舉世皆無而僅有之茲其所以立傳也

止齋云古之謀人敢於侮人之國而不敢侮其國之人於是為國者不可無可忌之士也楚之誘隨也而忌季良晉之謟虞也而忌宮之竒彼惟不用晉楚之忌也故斃不然二國雖弱未若是其亟亡也韓信之將伐魏也幸其不用周叔而甚破趙亦以李左車之計不行嗚呼不畏萬乘之國而難其人有國者不可以無士也

人才二

以隨才器使立説

策題 勢有離合才無消長以繩墨取士以資格用人此平世之規模也以意氣招徠以精神聳動此興王之氣象也天生

一世人物自足以辦一世之事功豈豐於昔而嗇於今萃於前而踈於後邪蓋時平則豪傑隱事變則功業著晦㝠起伏初無常勢顧把握世道之權者何如耳苟能解縱纆墨而徠之以意氣脫略資格而動之以精神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雷霆震驚而蟄虫奮矣嗚呼衰代棄才興王良佐則何間乎時晉國有才多自楚往則何拘乎地山巔水涯樂道自娛才之隱也頹簷敗屋抱負莫展才之窮也將才藏於行伍眞才沉於下僚嘿焉若訥而其謀足以濟天下之功臞然若不勝衣而其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若人也其果能盡得之乎莫深於九重而蓬蓽之士何由而周知莫尊於廟堂而一介之微何由而上達

嘗閱漢後元天子臨軒拊髀而遠想頗牧唐長慶之君當饋歎息而恨無蕭曹愚閱史至此切怪當時士大夫與在廷公卿間果無英偉可以備官使者及反覆漢傳乃見後元時洛陽年少遂投長沙雲中太守方挂吏議天下無雙如李廣猶未握將軍印也然則謂之乏才可乎熟讀唐實録乃見長慶時少室山人久在諫垣香山居士外遷刺史三朝元老如裴晉公者尚無恙也然則謂之乏材可乎試取而用之何遽不若頗牧蕭曹彼漢唐之君方且以謂天下無材而不知有材而不能用也此馮唐所以面議而處厚所以深譏歟

惟我國朝隨材器使廉如沈義倫可用矣不廉如王仁贍而可棄乎仁如曹彬可用矣不仁如王全斌而可棄乎將以有

智為主者也然智將不如福將故萊公不得不舉欽若將以有功為先者也然使功不如使過故趙鼎不容不叙張浚以知節之少年而見憚何必拘於老成以党進之不學而忠實何必拘於儒士將才之難擇如此也然則如之何亦隨其器能而用之爾

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踈賤或能言之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跅弛或能濟之把竿版築孰非王佐屠狗販牛皆可五鼎山林艸野之中皆賢智英雄之伏卒伍廝役之下有韜略識猷之人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立談而封侯或一言而佩印或黥而王奴隸而將布衣而公卿何可銖較而寸量也

脂然相契洞然相忘去其邊幅解其繩墨推嘉魚之誠以結其懽新采芑之田以作其氣興孤竹之風以厲其節故委身於上者無睥睨趑趄之嫌勉力於國者有優游翱翔之樂才者得以盡其才智者得以效其智勇辨者得以售其勇辨

事料 鄭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左襄公）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語）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語）晉袁甫曰是以聖王使人必以器苟非周才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本傳）阮咸上疏曰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材木洪纖曲直各有所施（本傳）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張元素傳）太宗曰君子小人如器各有所長（通鑑）韓愈曰登明選公雜進

巧拙紓餘爲姸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上語宰相曰內外官吏皆量才任
職喻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繼眞宗咸平六年
上曰任人擇材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上同孝宗乾
道三年衛溥論用人宜用所長棄所短上曰用人不當求備
知禮者不必知樂知樂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
久任以責成功聖政

人才三　以大臣引類立說

策頭 人有常言得百騏驥不如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如得
一歐冶何哉蓋騏驥常有伯樂不常有太阿常存歐冶不常
存世有伯樂歐冶雖青萍汗血皆願長價於其門矣果何求

而弗獲哉近而取譬大臣其羣才之伯樂歐冶歟故常為之說曰大臣之意向人才之進退係焉故有薦賢之蕭何則子房不下邳矣有招俊之王導則安石不東山矣有濟美之玄齡則馬周非新豐之馬周矣如是則人才不求而自得不然絳侯中毀長沙乃鹽車之厄矣材甫怙權曲江為篋中之羽矣弃鐔媒聚斂之奸緑野不問人間事矣如是則人才雖求而不得

策假非韓魏公不能知孫沔非呂文靖公不能知包孝肅非司馬公不能知劉元城龐公籍不知狄青則嶺南不平范仲淹不知种世衡則西師不捷張方平不知明鎬則貝州不寧趙鼎不知岳飛則襄陽不復

嗚呼金陵當國正人為之一空晦叔在朝吾輩可以言仕人才之進退豈非係於大臣之意向乎騎劫才更燕為齊地若思往代晉失雍丘往事可鏡也今則用者非才才者不用復欲他求其所未試焉吁謬矣昔張魏公之復用也衛士一見舉手加額書押才宣兀术色動蓋威聲素著今之秉鈞者能如趙鼎之用張浚則偏裨不必求行伍不必拔而頗牧在吾禁中矣將見西賊興膽破之謠遼人有生事之戒可以長城我宋矣

嗟夫何代不生才何才不可用朝廷屢有才難之歎且欲求之於下僚外服之間山巔水涯之際得無謂柰無人殊不思有總領衆職之任政事文學何患乎不精有鞠躬盡瘁之節

官中府中何患乎不一有請身督戰之勇諸道將帥又何患乎不用命尚何必他求哉坐政事堂者不容不任其責

【事始】堯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文王師用賢聖閎夭太顛散宜生亦聚於朝廷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董策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與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劉向封事本朝高宗紹興九年上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槩以朋黨疑之也聖政孝宗淳熙十年侍讀張大經講泰卦之

九三王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
未有無助者也聖政

人才四　　文武全才　　以何才不用立說

策頭自不如識一丁字之論出而天下多目武士爲麤人自
東高閣侯太平之論啓而天下多指文人爲庸士吁爲此論
者何不仁之甚哉人才生天地間有能有不能自非堯舜安
得毋事盡善隆古盛時宅百揆者禹也誓師征苗者亦禹也
東征三年者公周也制禮作樂者亦周公也自三光五嶽之
氣分而天下乏全才漢子房唐子儀三國之孔明本朝之司
馬懿抱浚江以來之張虞雖代不乏人而求其如古者亦不
數數也獨柰何強別之曰如是而爲文如是而爲武哉時乎

用兵有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身不跨馬如杜征南固足以任
人國事不幸而斯人未出則三千騎蹀血虜庭十三人破賊
一萬者亦不可缺也有裴度舉自進士而請身督戰固足以
成淮蔡之功有寇萊公起自書生而決策親征固足以制契
丹之暴不幸而斯人之未出則桑陰不徙而大功立白衣先
登而勲名著其才亦不可乏也世事無盡人才有時又安可
強自區別而生紛紛之論乎

【策段】并州長城臥護北門英公之績著矣其視洗日虞淵之
狄仁傑固自有間然所以各成其功者時也三箭天山戰士
長歌將軍之威著矣其視提衛兵夷變臣如張柬之者固若
不侔然所以各成其功者亦時也錦綳胡兒視平原書生若

易與耳即其倡大義於二十四郡風靡之餘而較之睢陽張許之節義均爲忠也何必以彼此別之白衣山人單言暫謀拔兩京於朝廷榛莽之後較之單騎見虜之子儀均爲義也又何必以輕重別之高官武臣之作兵戈在眼之詠特少陵流落困頓之餘姑寓之於一吟一詠以自見初不必拘其徒兒勝腐儒之句以爲詩之定論也

國朝至慶曆嘉祐人才之盛極矣眞文富韓范於政府權歐余王蔡於諫塗天下毫髮絲粟之才莫不填然附翕然奮前鼂所謂大者光明俊偉不可窺測小者猶靖恭正直譬如深山大澤蛟龍之所潛化竦然自有不可犯者存要其所以致是者實我仁宗聖度如天兼收並蓄不敢有一毫沮天下之

才使欣欣然嘗有無窮之志而無自怠自棄之意矣惟天下之人至於不怠不棄也然後可以有爲故當時任分陜之責者始終一韓范也守陜西判三司平蠻除盜亦先後一杜杞也大槩使之得以各效所長各奏所能而不沮其成耳然則四十二年之治效光耀千古論者歸諸仁祖得人之功者用此道也　昔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守成右文戡亂右武觀注與右之辭則知當右文之時非能廢武也右武之時非能廢文也如陰陽之在四時未嘗獨用而偏廢特春夏則以陽用事爲主秋冬則以陰用事爲主其實交相待也國家人才則有文臣武臣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吏部則有文選武選皆制名之異耳其實何文

非武何武非非文岐而二之輒分重輕殆不可也

事料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詩六 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史卜 後漢寇恂少爲郡功曹光武北征問鄧禹誰可使守河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河内太守朱鮪來攻恂大破之本傳 晉安帝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省謝安以兄子謝玄應詔本傳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見兄子旦責之雄曰椎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兄文且武兄何病焉通鑑 唐李靖兼資文武出將入相 長孫無忌太宗曰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 宰相文武兼者惟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文斌稱其備用並唐史 本朝眞宗祥符二年上謂宰相曰王嗣宗自許於兵 陰祀事有期京

兆宜得大臣才兼文武者處之既而嗣宗請行遂以觀察授之臣讚英宗嘗與輔臣論進用人才不可拘以常格或言如狄青才武可用然以其出身行伍爲執政亦不免人言上曰人貴責實豈事虛名至於士人才業可用者未必盡高科也古之選上不必閥閱正爲此爾臣讚范仲淹才兼文武須延安事日久訓練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仁銘 臣范文正公云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曳閞韜鈐無所用心驕逸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　於四海九

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取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

人才五　東南人才　以何地無才立說

【紫巖】世之論人才者大槩有三以天文為說則曰元精生李固昴宿應蕭何以地理為說者則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以人事為說者則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文王之士濟濟秉德愚嘗合是三者而論之大抵人才非天地不生非帝王不成帝王之功與天地並人才之生於天地亦猶天地之生萬物美質良幹奇葩秀實不必皆出中土而珍奇瑰怪至美可愛之物雖遐陬僻壤間亦時有之而帝王之用人亦猶醫師之聚百藥匠氏之器羣材牛溲馬勃兼收並蓄樽櫨楪儒咸適

所施則稟粹鍾靈雖天地之功因任而官使之繄帝王之力
然則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何必取儒士於鄒魯之鄉而
擢將相於山之東西哉

案段楚自克庸以來人才雜遝揮汗成雨臨品之役蔿賈爲
謀子越子貝爲將以滅庸文十六年邲之戰宣十二年沈尹子重子反
許僞養由基彭名屈蕩之徒實爲之將孫叔實爲之謀至使
晉人有爲敖爲宰百官象物若何可敵之語令尹子文之治
國箴尹克黃之奉使于囊城郢之忠議皆良才也既而公子
午代子囊爲政因以子馮屈到之徒入人爲之助至使當時
君子有楚能官人之美襄十五年人才之盛亦可見矣此聲子所
以有楚材實多之歎也楚之滅庸滅黃入陳入鄭觀兵維陽

[illegible]人震恐者豈非趙國諸人之力乎
我朝植國以來東南人才著見於功業者已彰彰可紀由
童子而致身宰輔則有如晏公元獻平元昊而致太平則有
如范公文正主一代之文盟則有如歐公文忠以至杜公衍
之典銓公平趙公抃之正色論事陳恕真鹽鐵之譽范純仁
世濟忠直之褒則人才之見於江浙者然也兄弟繼爲學者
則如三陳父子皆以文名則如三蘇以正道事累朝則如曾
公亮以至蘇頌之奉行故事楊億之稱職翰苑范景仁有名
聞之美蔡襄有四賢之詩則人才之見於閩蜀者然也
今日黄旗紫蓋運在東南則其所出不知又當如何而邇日
以來淮一帥儲一將擇一司常有不足之憂豈天之生材固

豈於昔而嗇於今耶嗚呼養才有學儲才有館進士有舉武
學有舉上而宰相朝行既有所知之薦而監司郡守又有剡
章之薦官方病其冗而憂才之不足用豈眞不足於用哉無
亦甄別選用之道猶有可議則作成之下當必有鳶飛魚躍
者

三國吳趙咨使魏魏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
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吳孫權傳）有張子布爲腹心
陛遜諸葛瑾步隲爲股肱呂範朱然爲爪牙（同上）甘寧凌統徐
盛潘璋丁奉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本傳）符融曰謝安桓沖
江表偉才（通鑑）王導江左夷吾（本傳）

本朝仁宗熙寧二年司馬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

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續長編陳恕黃魯直洪州人晏殊撫州人劉敞歐陽脩曾鞏建昌人范鎮范祖禹張浚成都人孫抃蘇軾蘇轍眉州人田錫嘉州人楊億吳育章得象劉珙建州人蔡襄興化人鄭俠陳襄福州人陳瓘南劍人蘇頌泉州人上官均李綱邵武人范仲淹范純仁蘇州人趙抃衢州人鄒浩常州人杜衍越州人宗澤婺州人徵言錄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